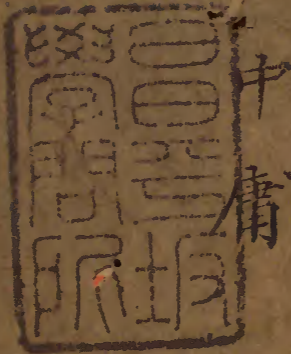


四書淺說

二



漢書門類			
八	五	三	〇
一	六	四	〇
七	二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八	五	三	〇
一	六	四	〇
七	二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30
冊數	7 (2)
函號	277 8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靈源山房重訂四書淺說中庸卷之二



天命之謂性

全章

後學

劉蜚英季芳

訂

晉江 陳

琛紫峰 著 庫

人知性道教之名而未知其所以名何以言之太極渾淪無外而理為之綱維主宰以成夫造化曰天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渾融而無間者也人物之生實二五之精凝也理氣不相離氣凝則理具矣健順五常之性即其理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是性也人與物皆有之蓋理一也氣有偏正而理無完缺也性具

四書淺說

中庸卷二

於心寂然而已。有感即通。而見於外。不煩繩削。而所事各有條。理無庸牽泥。而所行悉合當然。是當然即道也。實皆循其性之自然。而得其當然也。故曰率性之謂道。物亦有道。特以其受氣之偏。而性為所蔽。不能有以通夫道之全體耳。理同而氣異。不特物與人異。而人之氣稟亦各自異。此所以不可無教也。無教則惟氣之縱。性雜道乖。而人與物俱無所成矣。聖人因之。設為禮樂刑政。以品節夫道。使無太過不及之差。而于物亦得以致用。遂生而不失其所焉。是教因道立。準夫道而為之品節者也。故曰脩道之謂教。道本不假於脩也。以人物之不能皆歸於道。

明示順誘。而嚴驅之。使各循大路。而不入于荆棘險阻耳。此性道教之義也。學者苟知此義。則知道不可須臾離。當由教力學。以體道全性。而求肖夫天矣。何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由此言之。則見道原於天。具於心。而見諸日用事物之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本無須臾之離也。人其可以須臾離之乎。靜而須臾離之。則其體不立。而無以為應用之本。動而須臾離之。則其用不行。而有以累其本體之全。吾心吾身。吾所愛也。須臾離道。則身心不淑矣。一事一物。皆有則也。須臾離道。則事物失所矣。信乎道不可須臾離也。若或須臾離之。而於身心焉。無所關係。

於事物焉無所損益。則離之可也。可離則是外物也。非道也。若
是道。則決不可離也。離之則必有所虧玷。必有所喪失也。如何
可離乎。蓋當然謂之道。當然與不當然對。離道則不當然矣。人
其可為所不當然者乎。故不特曰道不可離。而必曰道不可須
臾離也。道之為道如此。由教入道之君子當何如。而用其力乎。
蓋道不可須臾離。則體道之功不可有須臾之間。至靜之中雖
不覩不聞也。必戒慎恐懼焉。一念之動。雖幽暗隱微也。尤必致
其謹焉。所以然者。蓋時之方靜。事物未接。念慮未萌。所以處
事應物之理。畢具于寂然不動之中。所謂體用一源也。於此而

不知所以養之。必有私意間發。以至昏昧放逸。境雖靜而心決
不靜也。否則塊然無覺。以流于枯槁寂滅。故必主宰嚴肅。使常
惺惺。則道之體立矣。及事物接而念慮萌。雖曰心曲甚隱。一念
甚微。人所不知也。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當此之
時。心意未注於事。為精神未運於酬酢。是已所獨知之地。尤為
著見明顯也。故必審察于幾微之際。以過絕夫私欲之萌。而擴
充夫義理之發。則道之用行矣。夫道不外乎一體一用。而時不
外乎一動一靜。動靜交致其養。則道之體用備矣。豈容有須臾
之離哉。抑何以見道之不可離也。蓋道不外乎吾心。統性情

喜怒哀樂即人之情見於人倫日用之間隨事隨感而異其發者也。方其未發也無思無為而靈臺真靜不偏不倚而天理淵。渾。斯則謂之中。及其既發也。據理輕重而施得其宜。物各付物。而我無所與。斯則謂之和。不有靜定無以制萬動而使之平。不有靈明無以鑑衆形而裁之當。是中者理所自出也。非天下之大本乎。時有古今而人之應事皆當順正。地有彼此而人之處物皆當合宜。是和者人所共由也。非天下之達道乎。中即性而和即情。大本道之體而達道之用。是道之體用不外乎吾心之性情。須臾離道則性雜情乖而本心喪失矣。此道之不可須臾離也。此人之所以當靜存動察。愈約愈精。不離道於須臾。以致夫中和也。蓋立德當立德之至。為人當為人之全。故中而必致其中。和而必致其和。有雜有息皆不可以言致。二者脩之以底于一。執之以要于終。言中則純乎天命之性。而又無一時之不中。言和則純乎率性之道。而又無一時之不和。所謂至誠無息也。夫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故人心自關乎造化。而有感即通。至誠可貫乎金石。而無物不動。學者但患中和有未致耳。能致中則吾之心正矣。能致和則吾之氣順矣。由是以中感中。而天地之心亦正。以和召和。而天地之氣亦順。天地

史離也。此人之所以當靜存動察。愈約愈精。不離道於須臾。以致夫中和也。蓋立德當立德之至。為人當為人之全。故中而必致其中。和而必致其和。有雜有息皆不可以言致。二者脩之以底于一。執之以要于終。言中則純乎天命之性。而又無一時之不中。言和則純乎率性之道。而又無一時之不和。所謂至誠無息也。夫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故人心自關乎造化。而有感即通。至誠可貫乎金石。而無物不動。學者但患中和有未致耳。能致中則吾之心正矣。能致和則吾之氣順矣。由是以中感中。而天地之心亦正。以和召和。而天地之氣亦順。天地

其有不位萬物其有不育者乎。但見日月焉。與吾心同其光明。山川焉。與吾心同其靜定。草木喬與吾心同其欣融。鳶飛魚躍與吾心同其活潑。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第圖天地為一家。合中國為一人。寧有傷生賊性自棄于吾心。中和之外者乎。德至於是。斯可謂至德矣。人至於是。斯可謂全人矣。學者其可不以是為標的。而密夫存養省察之功。以求至於是。而後已乎。合而觀之。性道教者。道也。戒懼慎獨者。體道之功也。位天地育萬物者。體道之效也。夫有是道理。則當有是工夫。既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矣。

發明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本後章費來。不是說如此。則道不得離也。須臾二字宜重讀。道本無須臾之離。此所以人不可須臾離之也。此所以學必至於純亦不已之聖人。然後為全人。而顏子之三月不違。猶為聖之亞。而孟子姑舍之以頌學。孔子也。言道不可離足矣。而必曰不可須臾離。言中和足矣。而必曰致中和。蓋必。須臾不離道。然後為中和之致。中和必至於致。則道始無須臾之離矣。正蒙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察惡未盡。雖善必粗。夫粗者精細之反也。故致中和之註曰。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精者精密也。約者細約也。精

約二字最有味也。喜怒哀樂一節言性情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時文講俱云道之體用即吾心之性情。性情其可離乎。此是說道不待離也。不知人亦有徇私縱欲以自賊其性情者。如此說離道不待。

仲尼曰君子中庸

全章

夫人皆具乎是道體用則存乎其人。以中庸言之是即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也。性道人所同具是不擇君子小人而皆有是中庸之理也。然惟君子為能中庸而小人則反乎中庸。夫君子之所以中庸者何也。蓋其靜有所存而心不逐物。其靜則至靜也。

動有所擇而事必當可。其動不妄動也。既君子而又時中如此。此其所以無往而非中也。中則可庸矣。此君子之所以中庸也。使其心君子而事或失時則亦不得以中庸歸之矣。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何也。蓋其靜則妄思而不靜。動則肆欲而妄動。心小人而作事又無忌憚如此。其所以反中庸也。以此觀之。君子之能中庸。小人之反中庸在乎敬肆之間而已。靜而敬則心君子。動而敬則事時中。動靜不敬而俱肆焉。如之何。心不偏而事不謬也。

發明 君子時中俱帶用功說。玩註內所以字便見。

肆欲妄行正貼無忌憚說不以對戒謹恐懼也蓋著一行字則屬在事上矣非專言小人心也

中庸其至矣乎 全章

承上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衆人亦鮮能之夫子有言曰天下之理中而已矣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乎中皆不可以言至也惟中庸則無過不及其至矣乎至者至精至微盡善盡美不容有毫髮之加亦不容有毫釐之損也雖曰人所同得無高遠難行之事然教化不明而人皆拘于氣稟其所行多失之太過不及而鮮能此中庸也今已久矣

主意能字兼知行說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全章

承上章言衆人之所以鮮能乎中庸者以其生稟有偏也夫子有言曰中庸之道之不行也我知其由矣由不明故不行也蓋知者高明洞達喜知人之所難知于日用平常人之所當知者則以為無難不足知愚者昏昧粗淺於人所當知者又不能知焉以為不足知則必以為不足行不能知則不知所以行此中道之所以常不行也中庸之道之不明也我知其由矣由不行故不明也賢者苦節厲行喜行人之所難行于日用平常人所

當行者則以為無難。不足行。不肖者卑污苟賤。于人所當行者。又不能行焉。以為不足行。則必以為不足知。不能行。則不求所以知。此中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夫人之知行。雖有不合於道。而是道則何嘗離於人哉。蓋中道在日用之間。猶正味在飲食之內。人皆囿于斯道。而自不加察。猶人莫不飲食。而鮮能知味。不知其味之正。故凡所飲食。皆不暇擇。而失其正。不察夫道之中。故凡所知行。皆陷一偏。而失其中。若或加慎思明辨之功。以致其察。則知事、物、各有當然之極。或俯而就。或企而及。決不敢徇一偏之質。以戾天下之大道。而道無不明。不行者矣。

道其不行矣夫

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引夫子之言曰。世人之所以行不失之大過。則失之不及。鮮有能得其中者。然則中庸之道。其不行矣夫。然要其所以不行者。寔由于不明也。

舜其大知也與 章

承上章言道既不行。必如大舜。然後道可行也。引夫子稱舜之言曰。舜其大知也歟。何以見其智之大也。蓋天下之理無窮。一己之見有限。若自用而不復取諸人。則其所知。必不周。而其智亦小矣。性舜則不然。于理或有所未知。或雖知而未能自信者。

則切、然好問于人焉。而得人之言。或其言雖淺近者。亦好察焉。通言亦然。則深遠者可知矣。察其所言有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于善之中。其論不同。未必皆合乎中也。則執其衆論之極致。而擇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既得其中。則用其中于民。而其他之不中者。不得以間之矣。夫不自用。而取諸人。此舜所以為舜者乎。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人皆曰予知 全章

承上章大智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引夫子之言曰。

今人皆曰予知。是蓋自以為能知禍機之所伏也。顧乃驅馳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避。行險僥倖以取禍敗。是其心有所蔽也。安得為知乎。亦猶今人皆曰予知。是蓋自以為能擇中庸之所在也。然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雖有所擇。終非已有。是其知有未真也。又安得為知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回之為人也 全章

承上章言道既不明。必仁如顏回。然後道可明也。引夫子稱回之言曰。回之為人也。凡遇事之來。必辨別衆理。以求其所謂中庸者。及得一中庸之善。則拳服膺而弗失之。是其見之真而

行之力善其始而必善其終。回之為人如此。夫豈能擇而不能守者比哉。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以明也。

天下國家可均也。

全章

承上章必如舜之知。而後道可行。必如回之仁。而後道可明。可見中庸之難能矣。故引夫子之言曰。天下國家如此。其大未易均也。然不必其合于中庸。則資質之明敏者。皆能勉力以均之。爵祿人之所戀。亦未易辭也。然不必其合于中庸。則資質之蕪潔者。皆能勉力以行之。白刃人之所畏。未易蹈也。然不必其合于中庸。則資質之勇敢者。皆能勉力以蹈之。至于中庸雖無甚

高遠難行之事。然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必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然後能之。初非一偏之資。而能勉力以為之也。蓋氣質罕得其清純。而已私未易皆克去。是中庸最難能也。

子路問強

全章

承上章言中庸不可能。必有待于勇者。而後能之。故引夫子答子路之事。謂夫昔者子路好勇。故問強于夫子。以其徒知有血氣之剛。而未知有德義之勇也。故告之曰。汝之所謂強者。乃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歟。抑汝學者之所當強歟。彼其含容巽順。以誨人之所不及。雖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南方之強也。南

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是強也。雖囿於風氣而
 猶近乎義理者也。故君子處之。若夫安于金革。雖死于金革而
 不厭。此北方之強也。蓋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
 強。是強也。則為風氣所囿而純乎血氣也。故強者處之。夫南方
 之強。失之不及。北方之強。失之太過。皆非汝之所當強也。汝之
 所當強者。乃君子之強。而合乎中庸之道者也。君子之強。何如
 蓋凡和以處眾者。易至於流。君子於此。則能自守。以正未嘗違
 理以同俗。而至於流。是以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也。強哉矯。凡
 違眾獨立者。易至於倚。君子於此。則能自信。其是不肯易方。以
 從乎眾。而至於倚。是以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也。強哉矯。國有
 道而達也。易至於喪。其未達之所守。君子則能行道濟時。以展
 其蘊。不以富貴而改其平素。非自勝。其私者不能也。強哉矯。國
 無道而窮也。易至於喪。其平生之所守。君子則能守義安命。以
 終其身。不以貧賤而慕乎富貴。非自勝。其私者不能也。強哉矯。
 此四者。合窮通得喪。而不失其正。乃君子之強。汝之所當強也。
 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
 也。學者有如是之勇。則中庸之不可能者。庶乎其可能矣。

素隱行怪

全章

上數章分言智仁勇以為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故引夫子之言曰。今有人焉。深求隱僻之理。而知人之所不能知。過為詭異之行。而行人之所不能行。人情厭常喜新。故此亦足以欺世盜名。後世或有稱述之者。然其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吾弗為之矣。君子擇乎中庸之道。而遵行之。但其力有不足。行至半途而廢焉。此其知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在吾則行之。必有終。不以半途而止矣。至若君子所知。依乎中庸。而非素隱之知。所行。依乎中庸。而非行怪之行。雖遺佚于世。而不見知於人。其所以依乎

中庸者。自如而初無所悔焉。夫所知。依乎中庸。智也。所行。依乎中庸。仁也。依乎中庸。而至。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則知盡。仁至。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則吾豈敢惟聖人能之。然夫子既自謂不為素隱行怪。則是依乎中庸。既自謂不能半途而廢。則自能遜世不見知。而不悔。雖不自居其聖。實有不得而辭者矣。

君子之道費而隱 全章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惟君子為能不離乎道。故以道歸之。君子君子之道。費而隱。蓋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無物不有也。而實無形迹可見焉。無適不在也。而實無聲臭可聞焉。是其費

而隱也。費者當然之發見於萬事萬物。隱則其所以然之原於天命者也。所謂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何以見之。彼其小有所入而大。或有所不包。外焉統體可觀。而內焉或空踈無物。皆不足以言費。以此道言之。夫婦之愚。于道宜若無所知也。然居室一端。彼亦可以與知焉。謂其全無所知不可也。至于生知之聖人。宜若無所知也。然及道之全體。則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蓋古今異時。彼此異地。或禮樂制度之創於古。而居今有不_究及見。或各物事變之傳於彼。而在此有不及聞。聖人於道知之_何而_皆知也。夫婦之不肖。於道宜若無所能也。然居室一_端

亦可與能焉。謂其全無所能不可也。至於安行之聖人。宜若無所不能也。然及道之全體。則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蓋教有所拘。勢有所隔。或常理所當得。而偶遭其變。不能以必得。或素心所願。欲而力有不逮。不能皆如其願。聖人於道如之何。而皆能之也。又以天地言之。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天地若是大也。然要之天地。亦囿于形器也。故職司有所偏。而彼此不得以相兼。運化有不齊。而感應或失其當。然是天地亦未能盡道。而入猶有憾于天地也。故君子語道之大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可見此道無物不包。而其大無外。豈有能出於其外而

載之者乎。語道之小也。其小至于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可見此道無物不體。而其小無內。豈有能入其內而破之者乎。道之極于大小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詩云：鶯率鶯之性而飛戾天。魚率魚之性而躍于淵。詩之所言如此。正以言道之無所不在也。鶯飛戾天。見化育之流行於上。凡在上之物無一而非斯道之昭著也。魚躍於淵。見化育之流行於下。凡在下之物無一而非斯道之昭著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張子曰：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通聚散為風雨。為雲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皆此意也。道無不在如此。正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也。不亦費而隱乎。總而言之。君子之道。語其一節。則托始乎夫婦居室之間。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極其全體。則昭著乎天地之大。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道之費而隱如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有須臾之間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則

中庸卷二

十四

此心常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焉。而畧無所滯礙也。否則心有存不存。何以洞見道體躍如之妙哉。

子曰道不遠人 全章

道具於人心。而見諸日用。人之所以為人者。也。固至妙也。而人皆知。蓋其即事顯著。昭若正。的。無。杳。冥。昏。默。之。不。可。測。也。本非易也。而人皆可行。蓋其因心自然。坦若大路。無艱危峻阻之不可及也。何遠于人哉。若人之為道。以為此道。眾人可能。吾能所可。作。不。為。奇。不。奇。不。足。以。驚。世。必。求。夫。甚。奇。而。難。能。者。為。之。此。道。曰。用。常。行。吾。行。所。常。行。不。為。新。不。新。不。足。以。悅。人。必。擇。夫。

甚新而異常者行之。如舍布帛而別求炫目之衣。棄菽粟而別求可口之味。自以為高矣。遠矣。道在是矣。視彼日用常行。眾人可能者。皆以為卑且近。不足以盡道。殊不知其至卑而實高。至近而實遠。而自以為高且遠者。反失真過當。不足為高遠也。蓋道者率吾性之同。然以處事應物。使各得其當然耳。務為高遠難行。則必拂人之性。而不繇夫自然矣。失事之宜。而不合夫當。然矣。如之何。而可以為道。信乎。道不遠人。而人不可遠人。以為道也。以治人言之。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睨而

視之猶以為遠也。若夫人之所以為入之道，各在當入之身。初無彼此之別。君子有見于此，故其治人也。惟以其入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其所能知者而責之，知以其所能行者而責之行。苟于性分無虧，則為入之道盡矣。于是即止不治，豈于其所能之外而責之，以所不能者哉。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為道也，又自愛人言之，率性之道本不遠人，但人為私意阻隔，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故所以施於人者多不得其當而去道也。夫惟本乎忠而行之，以恕雖曰出於勉強而未能與道為一也。然繇此而往，則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其去道也何遠哉。忠恕之事，何如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耳。如人以無道而施諸己，此己所不願也。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心即己之心，不以己之所不願者而施之于人，此忠恕之事也。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為道也，又自責己言之。君子之道，其大端有四。丘則未能一焉，何則。人之常情厚於責人，薄於責己。之所以望于人者，則欲盡如其願。己之所以施于人者，或未能各盡其心。如所責乎子以事己者如此，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以事己者如此，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己者如此，反

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于已者，如此反求乎已之先施于彼者，未能如此也。然已之所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也。彼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于身者，庸德也。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以是道而責之于人者，庸言也。庸言則謹之而擇其可庸德，易至于不足，有所不足則不敢不勉。庸言易至于有餘，有餘則不敢盡，有餘不敢盡，則是謹之至而言焉。顧行有不足，不敢不勉，則是行之力而行，顧言夫能言而行不逮者，偽焉。已言行相顧，則道有諸身而所立者皆實地，且言論之責于人者亦皆親切，有餘味而非無實之空言也。然則胡不慥慥爾哉？道之所以歸於君子而為君子之道也，此吾之所以未能當。勉力進於君子之道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 全章

居此位則有此道。君子素位行道，以盡其在我者而已。凡窮通得喪進退，予奪屬天與人，非我所能與者，則安以聽之。而我無容心焉。西銘曰：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正此意也。諸葛孔明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范希文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

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韓退之曰：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在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皆此意也。曾點浴沂詠歸而夫子與之，亦以道無往而不在，而目前之景無不可。樂固不必舍窮就達，以成就事功，然後為志之遂也。君子素其位而行，而不願乎其外，如此，蓋身在此，則道在此，而身亦在此也。如見在富貴之位，則行乎富貴所當行之道；見在貧賤之位，則行乎貧賤所當行之道；見在夷狄，則行夷狄所當行之道；見在患難，則行乎患難所當行之道。無往而不在，心無往而不

樂。吾何歎哉！在上位，則不作威以陵乎下；在下位，則不越分以援乎上。上陵下不從，則怨其下；援上不得，則怨其上。今在上在下，但知正己而不陵，不援，不求於人，如此，則何怨之有？但見中心泰然，上一焉不怨于天，下焉不尤於人也。此皆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也。由是觀之，可見君子所為順理，而置身於平安之地，中心無累，而聽命於難必之天。若小人則反是，騁其私智以行傾險之途，而不能居易也。思出其位以求苟得之幸，而不能俟命也。孔子有言曰：射有似乎君子，何則？射而失，諸正鵠則反求諸其身，以為內志未正，外體未直也。而初無尤人之

心。君子之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何以異於是。

發明蒙引云。素富貴一條。貼素位而行。在上位一條。貼不願乎其外。與道不遠人章。以張子正蒙之言分貼三節。皆未必是子思之意。

君子之道譬如

全章

君子之道。進為有序。始於洒掃應對。而終於盡性至命。本於暗室屋漏。而極於窮神知化。君子之道如此。譬如行遠必自邇。然後遠者。登高必自卑。然後高者可及。未有不循序漸進。而可言高道者。且舉一事言之。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和

之至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樂之極也。如此是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矣。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妻子不和。兄弟不宜。皆貽父母之憂。人能和于妻子。宜于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矣。夫人之處家。則以和妻子。宜兄弟。為事之卑近。而以順父母。為高且遠也。必能和妻子。宜兄弟。而後父母其順之。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也。然則學者之于道。其可以日用卑近者。為不足為乎。忽意于卑近。而馳心于高遠。未見其能至也。

鬼神之為德

全章

上天下地。及天地所有之名物。皆陰陽二氣之為。形實而顯。氣

虛而微。鬼神此氣。又為虛而微矣。蓋氣之機而能屈伸往來者。也。以其屈伸往來之出于自然。故曰二氣之良能也。本一氣之流行也。以其往而屈。故謂之鬼。而分屬陰。以其來而伸。故謂之神。而分屬陽。以陰陽不可測。而各鬼神。故又曰陰陽之靈也。蓋陰陽氣也。鬼神則氣之靈。而能默運是氣者也。凡有聲可聞。有迹可見者。皆鬼神之寓也。若祭義篇所謂氣也者。神之靈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則以陰陽對待言。而鬼神即陰陽也。非此章所論陰陽之旨也。陰陽之合而為神。陰陽之散而為鬼。是鬼神各有陰陽也。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何以見其盛也。蓋鬼神無形也。視之而弗見。無聲也。聽之而弗聞。然即物而觀。物各有始也。誰其始之。陰陽兩合。神之來而伸也。而物以之始。物各有終也。誰其終之。陰陽各散。鬼之往而屈也。而物以之終。夫萬物皆有始終。凡始終皆鬼神之為。運化機于無迹。幹玄功于冥。過體萬物。而物所不能遺也。則其德之盛也。何如哉。何以驗其體物不可遺。且以祭祀言之。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齊其外。于以奉承乎祭祀。方祭祀之時。但見其洋洋乎。流動充滿。如在吾之上。焉。如在吾之左右。焉。此可見其無往不在。有觸斯應。而體物不遺也。於是乎驗矣。使其有一物之

不體又安能使人祭之而盡其誠感之而無不應乎故大雅抑
之詩曰神之來也。不可得而測度。尚可厭射而不敬乎。信乎鬼
神之無物不體也。夫鬼神不見不聞。體微也。而乃體物不遺。若
是其顯而不可掩。何哉。蓋凡無形與聲者。類皆虛幻。而無其實
也。既無其實。則歸于虛無而已矣。何以能顯。惟鬼神也。本太極
以有靈。乘二氣而出入。充滿周匝于宇宙之間。若無也。而本有
雖虛也。而甚實。其來而伸者。陰陽之合也。則實有是合。特其合
也。無形。其往而屈者。陰陽之散也。則實有是散。特其散
也。不可得而聞見耳。夫實有是合散。則實有是鬼神也。此其所

以能始乎萬物。終乎萬物。大而為天地之一闔。小而為人
物之一。宛一生。溫涼寒暑之推遷。風雲雨露之變化。日月升沉
朝夕消長。如此之類。或自無形而為有形。又忽焉而失其形。或
自無聲而為有聲。又忽焉而收其聲。其發見昭著。而不可掩也。
有如是夫。

舜其大孝也 全章

舜之孝。其可謂之大孝。而非常人之所謂孝也。與何以見其孝
之大。蓋凡有三德。六德之德。亦足以顯其親。舜則德為聖人。是
其德之至。而其所以顯其親者。亦至矣。凡有諸侯大夫之位。亦

足以尊其親。舜則尊為天子，是其尊之至。而所以尊其親者，亦至矣。凡有一邑一國之祿，亦足以養其親。舜則富有四海之內，是其富之至。而所以養其親者，亦至矣。且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宗廟享之。非特祭以士祭以大夫而已。下有虞思、陳胡公之萬世封爵土，而子孫保之。非特延及一世二世而已。德福兼隆如此，舜之孝所以為大也。然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故舜之道，聖人之大德，則必得其位而尊為天子，必得其祿而富有四海，必得其名而天下共稱之為聖人，必得其壽而享年百有十歲也。獨不觀諸天之生物乎？天之生物，必因物之材質而異其所加。其本固者，則從而培之；其本傾者，則從而覆之。天非有意於其間也。咸其自取焉耳。又不觀諸詩乎？詩大雅假樂之篇云：可加可樂之君子，有是顯之令德，既宜於在下之民，又宜于有位之人。繇是見與于天，而天受之祿，抑亦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而受祿之無已也。以此觀之，則舜有是大德，正所謂物之裁者也。正所謂君子之加樂者也。其得天之眷，受天之命，祿位名壽於焉而攸同。宗廟子孫以之而享保，此理之必然者也。尚何疑哉。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全章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何則。文王之所遭。異于他人之所遭。如舜禹。以瞽瞍為父。則莫為之前。後將何述。堯舜以朱均為子。則莫為之後。前將何傳。是皆不能無憂也。若文王。則以王季之賢為之父。以武王之聖為之子。父焉克勤王家。而作之于前。子焉丕承厥志。而述之于後。前後皆得其人。述作皆有所賴。此文王之所以無憂也。是其所以得無憂者。以父作子。述之盡善也。文王之事。非道之所在乎。以武王之事言之。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大統猶有未集也。武王纘太王季文王之緒。見紂惡之不悛。于是一著戎衣。以伐紂。而遂有天下。夫以臣伐君。宜乎失其名也。然其順乎天而應乎人。其身終不失顯名于天下。其尊則為天子。其富則有四海之內。上焉宗廟享其祭。下焉子孫保其業。武王之事如此。亦皆道之所在也。以周公之事言之。文王以服事殷。于禮制不得為武王。晚而受命于禮制。又不及為周公。于是相成王。以成文武所未成之德。何以見之。蓋太王季向特謚以侯爵也。文王武王豈無尊之之意乎。周公于是推文武之意。而追王太王季。組緝以上至后稷。向特祀以侯禮也。太王季獨無尊之之意乎。于是又推太王季之意。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孝親報本人

心所同也。斯禮之制，豈特行于一已，而不行于天下乎？于是制為禮法，下達夫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人各得以其生者之祿，而祭其親以伸其敬也。如父為大夫，子為士，與塋固以大夫之禮，而祭則以士之禮，如父為士，子為大夫，與塋固以士之禮，而祭則以大夫之禮，不特此也。又制為喪禮，彼期年之喪服，下自庶人，上達之大夫焉；天子諸侯，則絕矣。三年之喪服，下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焉。何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彼諸父昆弟，尤可伸以貴之義。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者，初無貴賤之別。故凡為父母之喪者，無貴無賤，一而已矣。夫周公之事如此，何莫而非道之所在乎？總以見文王之有子，而道之所以無憂也。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全章

事皆等於衆人，不足以聳衆人之觀瞻，功不被乎天下，不足以譽天下之仰望，而欲稱譽之通乎天下也，難矣。若武王周公之孝，則天下之人通謂之孝，其諸異乎人之所謂孝也。噫，何以言之？夫孝者，善繼前人之志，善述前人之事者也。蓋凡理所當為，而時所可為，而分又得為於焉為之，而事功克集，節文盡善，推之四海而皆準，傳之後世而無弊。若此者，固前人所願為之志，亦前人所必為之事也。吾能若此而為之，是為善繼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矣。豈必祖父在日。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吾因而成就之。然後為善。繼志乎。亦豈必祖父在日。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吾因而遵行之。然後為善。述事乎。蓋道一而已矣。所存合天。則不限古今。而隔世自相感也。所為當可。則不分彼此。而易地則皆然也。故能考諸先聖而不謬。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此武王續太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所以為善。繼善述。而得為之達。孝也。今天以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何莫。而非善。繼善述者哉。其禮云。河。春。夏。秋。冬。四時皆祭。獨言春秋者。錯舉以省文也。禮制天子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諸侯之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昭穆則以次遞遷。太祖則百世不遷。蓋大夫以上。皆有始封之君也。諸侯之上中下。士則無封君。故適士二廟。以祭祖禰。而中士下士者。有司之長。所謂官師也。惟立一廟。祭禰。而於禰廟。并祭祖。庶人則無廟。而惟祭祖。禰於寢也。每春秋祭祀之時。則於廟之門堂寢室。必灑掃。整飾之。以致嚴潔。而不敢慢也。於先世所藏之重器。則隨所有。而陳之。以示能守。而不敢失也。先祖之遺衣服。則設之以授尸。使神有所依。而致吾如在之誠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則隨

所宜而薦之。使神有所饗。而將吾事。生之敬也。以時而行祭禮。如此。然禮必有義。更舉始終。而備言之。則其義可見矣。以宗廟之禮言之。太祖之廟居中。左為昭。右為穆。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反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於太祖之主。東向自如。而左廟之主。之入乎此者。則居乎北牖下。而南向。右廟之主。之入乎此者。則居於南牖下。而北向。南陽高明。北陰幽遠。故南向者為昭。而北向者為穆。是左右之廟之所以分。為昭穆者。本以主之祫乎太廟。向北向南而得名也。群廟與太廟之祭。因坐向而有昭穆之分。生者繼死。死之後。亦循廟次。而為昭穆之序。如父為昭。則子為穆。而孫又為穆也。所謂廟之禮云者。言當祭於宗廟之日。凡子孫兄弟來與祭者。其班列行次。各有定位也。諸父不得與諸子齊班。諸子不得與諸孫並列。合兄弟為等輩。不以年之相近為等輩。分等輩于先後。不以年之老幼為先後。斯禮也。所以序其何者。為昭。則昭與昭齒。而穆不得以間之。何者。為穆。則穆與穆齒。而昭不得以紊之。昭固與昭齒。而昭之在孫者。亦不得進而入于祖。穆固與穆齒。而穆之在祖者。亦不得退而列於孫。是宗廟之禮。所以序生者之昭穆也。異姓之賓來助祭者。有公侯伯子男。焉。有卿大夫士。焉。

其貴賤之等不可亂也。序其爵焉。所以辨貴賤也。祭必有事。如
 為宗而詔相為祝而祝嘏。與夫贊裸獻執邊豆之類。皆事也。必
 於同姓異姓之中。而擇其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熟者
 為之。是祭以任事為賢也。序其事焉。所以辨賢也。序爵以辨貴
 賤。則賤者若在所畧矣。乃以祭將畢之時。兄弟中之最少者舉
 觶於兄弟之最長者。賓之最少者舉觶於賓之最長者。長兄弟
 取觶酌酒以飲長賓。曰獻。長賓取觶酌酒以飲長兄弟。曰酢。長
 兄弟則先奠飲而復進。交曰酬。於是兄弟及衆賓皆如是。獻酬
 而交錯以遍焉。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行旅酬之禮。使下
 為上舉觶者。正所以達及賤者。使亦得因事以伸其敬也。序事
 以辨賢。則老者若在所簡矣。乃於祭既畢之時。異姓之賓皆退。
 獨燕同姓之賓於別寢。而以毛髮之色。別長幼於坐次。非只辨
 毛色而不問年齒也。蓋年齒之多寡。則毛髮之白黑隨之。有是
 年齒則有是毛色。是論年齒以定坐次也。蓋天下之達尊三。而
 齒居其一。故燕毛以序齒。而於老者獨加敬也。當序昭穆之時。
 昭穆同則論爵。同則論齒。而齒輕於爵。至燕毛之時。則分昭
 穆以論齒。而爵不復論矣。序昭穆者親也。序爵者貴也。序
 事者賢也。至于幼長之義。則又見於旅酬燕毛之中。是

其一祭祀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而天下之事盡矣。武王因公所制祭祀之禮如此。以此觀之。可見其善於繼述矣。何則。昔者先王之祭祀於宗廟也。必有對越神明之位焉。必有品節文章之禮焉。必有鏗鏘和樂之樂焉。今武王周公之祭祀於宗廟。其所立亦有位焉。其所行亦有禮焉。其所奏亦有樂焉。是為能踐先王祭祀之位。行先王祭祀之禮。奏先王祭祀之樂矣。先王之所尊敬者。祖考也。亦吾所當尊敬也。何以將吾之敬。惟祭祀之禮一舉焉。則精神聚于既散之餘。音容見于如在之頃。翼乎對越之不寧。肅乎奔走之無斁。而所尊于是敬矣。先王所親愛者。子孫臣庶也。亦吾所當親愛也。何以致吾之所愛。惟祭祀之禮一行焉。則兄弟于焉而咸在。賓客于焉而畢集。諸乎禮意之詳盡。肫乎仁意之周流。而所親于是愛矣。凡若此皆武王周公不忍死先王之心也。真可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真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其孝至矣哉。其得天下之通稱也。宜哉。然其所制祭祀之禮。不特此也。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有宗廟禘嘗之禮焉。郊之禮。惟天子得以行之。以事夫上帝也。社之禮。則通上下行之。以事夫后土也。宗廟之五年一禘。惟天子行之以祀其先也。宗廟之三月一嘗。則通上下行。

四書法言
之以祀其先也。然是郊社禘嘗之禮。其義至為深遠而難明也。苟有能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真。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則。其。明。有。以。灼。于。幽。隱。而。其。誠。有。以。感。乎。鬼。神。矣。何。人。道。之。不。可。明。何。人。心。之。不。可。感。其。于。治。國。豈。不。猶。視。諸。掌。之。易。乎。然。則。其。義。理。之。妙。意。思。之。深。實。有。未。易。明。者。謂。非。聖。人。其。能。制。乎。謂。聖。人。之。制。作。其。可。以。衆。見。淺。識。窺。測。之。乎。

哀公問政 全章

蓋有天德方可語王道。而無忠則做恕不出來。故文武之政。不外乎九經。而九經以脩身為首。能脩身則能敬大臣。體群臣。而君臣皆得其人矣。是人存政舉之意。自具於九經之中。蓋未有元首不明。股肱不良。而庶事自康替也。然人存之人。雖兼言君臣。而大君一人。又其人之最重者。蓋必有是君。而後有是臣也。故章內備言人君修身之事。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則仁之一言。似乎盡之矣。又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所以行之者三。而及夫智仁勇。又曰：所以行之者一。而歸於誠。及正言脩身之事。則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是又首。

章○靜○存○動○察○之○意○而○專○重○夫○敬○也○若○至○矣○盡○矣○而○又○有○所○謂○誠
 身○明○善○焉○又○有○所○謂○擇○善○固○執○焉○又○有○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
 辯○篤○行○焉○其○詞○若○重○復○而○多○端○其○意○實○並○行○而○不○悖○今○貫○而○約
 之○曰○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人○有○私○欲○之○累○故○於○達○道○有○遠○而○身
 不○脩○也○脩○身○者○靜○存○動○察○使○心○之○所○存○所○發○純○乎○天○理○而○無○一
 物○之○雜○一○息○之○間○而○慈○愛○懇○惻○之○意○常○周○流○于○父○子○君○臣○夫○婦
 昆○弟○朋○友○之○間○而○處○之○無○不○得○其○當○也○此○之○謂○脩○身○而○大○學○之
 所○謂○誠○意○正○心○脩○身○者○皆○兼○之○矣○以○其○無○不○敬○謂○之○敬○身○以○其
 無○不○誠○謂○之○誠○身○以○其○無○不○仁○謂○之○仁○身○其○實○一○也○敬○則○必○誠
 誠○則○必○仁○三○者○有○則○俱○有○舉○其○一○則○該○其○二○若○夫○知○天○知○人○者
 則○智○之○所○先○而○學○問○思○辨○則○以○擇○善○而○為○智○也○事○親○者○乃○仁
 身○之○本○而○篤○行○則○以○固○執○為○仁○也○言○仁○則○該○誠○與○敬○而○身○之
 修○也○有○其○實○矣○是○修○身○惟○在○乎○仁○以○行○之○也○而○智○則○以○問○其
 塗○轍○使○其○所○行○不○差○而○勇○則○以○堅○其○志○意○使○其○所○行○不○倦○而○已
 是○智○也○勇○也○始○終○成○就○此○仁○者○也○亦○歸○於○仁○而○已○矣○故○曰○脩○道
 以○仁○則○脩○身○之○事○盡○矣
 想○昔○夫○子○荅○哀○公○問○政○之○意○若○曰○古○昔○聖○人○之○治○天○下○也○順○乎
 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其○政○固○有○未○備○者○至

四

中庸卷二

三十

周則監二代而損益之。而郁々文矣。然則政固莫有備於文武者矣。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未嘗不存也。但其人不存耳。誠使當今之時。有君如文武者出焉。又有臣如輔文武者以為之輔焉。則文武之政。可復舉矣。若無是君臣。則其政豈能以自行哉。是則立政非難。惟得人為難。以人立政。其成之速。與以地種樹。其成之速。一也。况政尤為易舉之物。如樹中蒲蘆然也。夫政本易舉。而得人。則其易也。當何如。是以人君為政。在於臣得其人。臣得其人。則股肱良。而庶事康矣。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脩其身。則葆鑑明。而取舍定矣。修身必以天下共繇之道。則平々無偏。而大經以正。身可得而脩矣。脩道必以本心生理之仁。則肫々懇切。而至恩以宣。道可得而行矣。然行道有本。而為仁。有要。得要則其餘皆舉。務本則其道自生。是故仁者何。即具此生理之人也。蓋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生。有此人。則必有此惻怛慈愛之意。而無惻隱之心者。非人也。故不曰仁者愛也。而曰仁者人也。夫仁而謂之人。則固無不愛矣。而親々則仁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苟能事父母。和兄弟。睦宗族。而親其親焉。則愛繇此立。自此而推之。將無一人一物。不在其所愛之中矣。親々非仁之大乎。然吾性之中。又有所謂義者焉。義者何。本

吾心以遠處乎事物。而使之各得其宜者也。尊賢特其宜之一耳。然必先知其人之賢。而師之友之。則親之之道有所薰陶。於迪而日進焉。尊賢非義之大乎。然親之必有其殺。如在父兄。則如此。在宗族。則如彼。尊賢必有其等。如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若此者。是又吾性之禮。生發而著見於外者也。夫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是身也者。取人之則也。為政之本也。故君子不可不脩身也。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是身必主於仁。而後脩而親之。則仁之大而愛之始也。故思欲脩身者。不可以不親之也。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欲親之者。不可以不知其賢。而尊之也。親之之殺。尊賢之等。皆自然之理。而天之所叙。非人之所能安排者也。故思欲知人。以為親之之助者。又不可以不知天焉。繇知天。以知人。繇知人。以事親。則仁自親始。而身之脩也。有其本矣。本立則道生。而脩身之事。可浹而盡矣。今詳舉脩身之事。而備言之。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是達道者。有三。五者何君臣一道也。父子一道也。夫婦一道也。昆弟一道也。朋友之交一道也。是五者。天下古今所共繇之路也。非達道乎。三者何智所以知此道也。仁所以體此道也。勇所以強此道也。是三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非達德乎。夫三達德。固所以行乎五達道。

然要之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亦曰一誠而已誠則私欲不
雜天理無間智為實智仁為實仁勇為實勇實有是智則必能
知夫達道實有是仁則必行夫達道實有是勇則知行必克有
終而無有不能強夫達道者矣故曰三達德之所以行五達道
者一誠而已德以誠而立道以德而行則脩身之事至矣無復
有餘蘊矣然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何如蓋人性雖無不善
而氣稟則有不同自其知道者言之有氣稟清明生而知此道
者有得清之多而不能無蔽必待學而後知此道者又有昏蔽
不消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必困心衡慮而後知此道者其知雖

有蚤暮之不一然及其知之則亦各明其善而已何嘗有不一
乎自其行道者言之有賦質純粹安而行此道者有得粹之多
而不能無雜知其為利而必行此道者有駁雜不粹不獲所安
未知其利必勉力強矯而後行此道者其行雖有難易之不一
然及其成功則亦各復其初而已何嘗有不一乎其所入之
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其所入之途異者以氣質之稟異也
其所至之域同者以智仁勇之德同也智所以知也仁所以行
也勇所以知之成功一也三達德之所以行夫五達道者如此
然或未及乎達德則當求以入德彼其智則能知矣吾未能知

而好學以求知則亦近乎智矣○仁則能行矣○吾未能行而致力以行之則亦近乎仁焉○勇則知行各詣其極而無不能之可耻矣○吾未能勇而知耻其不能知不能行而必欲知之行之而不耳於人下則亦近乎勇焉○此三者入德之事也○君子誠能知斯三者而好學力行知耻焉則進於智仁勇而達道無不行自知所以修身矣○既知所以修身則人已一理○自知所以治人矣○既知所以治人則天下國家均是人而已○自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夫治天下國家固本于達德達道以脩其身矣○而其所以治天下國家其道果何如耶○蓋凡治天下國家之常經有九○經謂何首則修身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次則尊賢蓋必尊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也○及其次則親親蓋道之所進莫先于家也○由家以及朝廷則敬大臣也○體群臣也○由朝廷以及其國則子庶民也○來百工也○由國以及天下則柔遠人也○懷諸侯也○此乃九經之目而自有其序者然也○人君果能行是九經則各有其效焉○是故修身則道立而可為民表矣○尊賢則疑有所質而不惑於理矣○親親則上而諧父下而昆弟咸得其懽心而不我怨矣○敬大臣則臨大事決大議皆有所資而不眩矣○體群臣則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士之報禮于我者重矣○子

則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士之報禮于我者重矣○子

庶民則君愛民如子。愛君如父母。而百姓勸矣。來百工則通
 功易事。農末相資。而財用足矣。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頌
 出于其途。四方自來歸矣。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
 制者廣。天下自畏矣。夫九經固有其效。然九經之所以為九經
 者。何如誠。以內外不交。養動靜有或違。則身不脩。故方其靜也。
 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齊其外。及其動也。視聽必以禮。言動必
 以禮。而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此所以脩身也。信諛
 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故去諛遠色。賤貨而一於
 貴德。使天下之士皆有頌立於其朝之心。此所以勸賢也。尊其
 位。親之。欲其貴也。重其祿。愛之。欲其富也。同其好惡。兄弟婚姻
 欲其無相遠也。非所以勸親乎。官屬眾。威足任使。令則以道
 事君者。得以自盡。非所以勸大臣乎。忠信而待之也。誠重祿而
 養之也。厚使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赴功。非所以勸士
 乎。人情莫不欲逸也。則使之以時。亦莫不欲富也。則薄其稅歛。
 而所以勸百姓之道在是矣。日有省。月有試。以程其能。餼廩必
 稱其事功。以償其勞。使惰者勉。而能者勸。無不信度也。無作淫
 巧也。而所以勸百工之道在是矣。為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
 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所不

能此非所以柔遠人乎。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也。我之宴賜于彼者則厚彼之貢納于己者則薄。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也。此非所以懷諸侯之道乎。九經之事如此。然則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故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所以行是九經者一誠也。誠則心無偽妄。事皆真實。言脩身則實能脩身。言尊賢則實能尊賢。言親則實能親。推之其餘莫不皆然。此九經之實也。繇是言之。達德也。達道也。九經也。凡事皆欲先立乎誠也。惟能先立乎誠則事

以立如達德而能先乎誠則達德全。達道而能先立乎誠則達道行。九經而能先立乎誠則九經盡。不能先立乎誠則德非其德。道非其道。經非其經矣。且如言而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路。事而先立乎誠則事有實而不困。行而先立乎誠則行有常而不疚。道而先立乎誠則道有本而不窮。誠之當預也如此。又以在下位者而推言之。亦可見矣。蓋在下位者上有君下有民。欲治民其道在于立誠。以獲上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欲獲上又不可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乎立誠。以信友不信于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不獲乎上

矣而欲信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乎立誠。以順親。不
 順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不信于友矣。而欲順親。又不
 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乎立誠。以脩身。反身不誠。則外有事
 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不順乎親矣。然誠身。又不可以襲取
 強為也。其道在乎立誠。以明善。不明乎善。則好善必不能如好
 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胡可得哉。此
 可見君子於凡事。皆當先立乎誠也。然其所以必先立乎誠者。
 何也。蓋亦反其本而觀之。蓋此理之在人。真實無妄。所謂誠也。
 是誠者。乃天道之本然也。然天理雖無不誠。而人心容有不誠。
 於此而欲其真實無妄。以復其本然之初。所謂誠之者。也是誠
 之者。乃人道之當然也。然是誠者。雖以天道言。而求諸其人。則
 不待勉強。而于道無不中。不待思索。而於道無不得。從容自然。
 而所行皆中乎道焉。此聖人之德也。聖人本無不誠。則亦
 天之道也。若夫誠之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而後。可以明
 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
 也。然是誠之。事其目有五。而誠之。人其等有二。以學知利
 行者言之。天下之理無窮。必博而學之。以備事物之理。學之博
 然後有可問也。必審而問之。以盡師友之情。既問矣。然後有可

思也。必慎而思之。以致其精。既思矣。然後有可辯也。必明而辯之。以極其當。既辯矣。然後可以見于行。必篤而行之。使凡學問思辯而得之者。皆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焉。以困知勉行者言之。有弗學則已。學之必求其能。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則已。問之必求其得。弗得弗措也。有弗辯則已。辯之必求其明。弗明弗措也。有弗行則已。行之必求其篤。弗篤弗措也。於是五者之功。在學知利行者。以一能之。已則倍其功于百焉。在學知利行者。以十能之。已則倍其功于千焉。夫學問思辯四者。乃學知困知者之所以擇夫善也。而篤行也者。則利行勉行之所以固執夫善也。學者果能盡此擇善之道。則一真內融。萬境俱徹。雖愚也。必變而為明。與不思而得者同歸矣。况未至于愚者乎。果能盡此固執之道。則一德自樹。百私退聽。雖柔也。必變而為強。與不勉而中者一轍矣。况未至于柔者乎。明即智。強即仁。而勇在其中矣。所謂及其知之成功一也。學之有益于人如此。欲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此。以立為政之本乎。

自誠明謂之性 四句

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謂夫道有天人之異。名有性教之別。果何自而謂之性耶。自夫德無不實。明無不照者。言

之則謂之性。以其所性而有也。非天道乎。又何自而謂之教耶。自夫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言之則謂之教。以其繇教而入也。非人道乎。夫誠明與明誠。雖有自然勉然之異。然誠則無不明矣。而明則可以至于誠矣。及其成功一也。

惟天下至誠為能

全章

人莫不有是性。而人欲之私。得以雜之。故不能盡其性。惟聖人之德。極天下之至誠。終無人欲之私。於此性之存乎心。而敬見於事者。或巨或細。或精或粗。不待思索而察之。無不盡。不待勉強而由之。無不盡也。然陰陽五行造化萬物。凡厥有生。本同一原。能尽已性。則于人之性。自能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抑其過。引其不及。矯其偏。而歸之全。而人之性。無不盡矣。能尽人之性。則于物之性。自能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因其材質之宜。以制其用。致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而物之性。無不盡矣。夫天地能賦人物。以性而不能使之各尽其性也。今也聖人由尽己之性。以至于尽人之性。尽物性。則有以極其裁成輔相之功。而可以贊助天地化育之所不及矣。既能替天地之化育。則天位乎上。而覆萬物。地位乎下。而載萬物。聖人成位育于中。而理萬物。天地有能。而聖人亦有能。天地有功。而聖人亦有功。天地何

大○于○聖○人○聖○人○何○愧○于○天○地○聖○人○豈○不○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手○此○自○誠○而○明○者○之○事○天○道○也

其次致曲

章

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惟○至○誠○聖○人○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無○所○不○盡○其○次○自○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當○如○之○何○蓋○氣○拘○物○蔽○莫○累○本○體○之○全○而○遇○事○感○物○不○無○發○見○之○偏○故○其○次○則○當○自○其○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如○一○念○惻○隱○之○發○則○推○之○以○至○于○無○所○不○仁○一○念○羞○惡○之○發○則○推○之○以○至○于○無○所○不○義○而○曰○禮○曰○智○無○不○皆○然○是○能○致○曲○矣○曲○者○一○偏○之○誠○也○曲○無○不○致○則○德

無○不○實○而○全○體○皆○誠○矣○既○誠○則○積○中○發○外○而○容○貌○威○儀○之○間○皆○此○誠○之○形○見○矣○既○形○則○日○新○月○盛○而○誠○之○形○于○外○者○蓋○以○顯○著○矣○既○著○則○粹○然○盎○然○赫○然○喧○然○而○誠○之○形○且○著○又○有○光○輝○發○越○之○盛○矣○夫○誠○既○發○于○外○而○明○則○物○必○感○乎○誠○而○動○益○秉○彝○好○德○人○心○同○然○未○有○誠○而○不○得○人○之○歆○羨○向○慕○者○也○夫○既○感○我○之○誠○而○動○則○必○隨○我○之○誠○而○變○蓋○有○感○斯○應○其○機○莫○禦○未○有○動○而○不○從○我○以○遷○善○去○惡○者○也○繇○是○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不○但○變○也○而○又○化○焉○然○變○猶○有○迹○也○至○于○化○則○不○識○不○知○而○相○忘○于○道○化○之○中○無○復○痕○迹○之○可○見○矣○夫○感○人○而○至○于○化○未○易○能○也○唯○天○下○至

誠為能感人而使人化也。致曲有誠，可以言誠，而未可以言至誠也。今也能由誠而形，而著而明，而動而變，而且至于化焉，則其一誠漸積之功，亦已造於聖人至誠之域矣。否則德猶間斷，而未至于神化，無方安能鼓舞乎人，而使人皆變化莫測哉。故誠必至于能化，然後為誠之至，而功之極也。致曲于未誠之先，充養于已誠之後，此自明而誠之事，人道也。

發明

曲一偏也。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

反其感于物，則其中之仁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後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為惻隱，遇可憎，則義發而為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其偏于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也。但聖人之曲，無待于致耳。此所謂致曲，即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大學註所謂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講形善動變化，俱要見誠字，蓋非誠之驗，乃誠之積，而自不能已者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天理渾然，私欲淨盡，此至誠者也。至誠之道，可以前事而知其幾，然其所以前知者，豈假于術數推驗之煩，意思測度之私哉。

蓋自有可知之理也。彼國家將興也，必有禎祥，如鳳凰麒麟之類出焉。國家將亡也，必有妖孽，如山崩川竭之類見焉。不特此耳，或見乎蓍龜卜筮之間，而有吉有凶，或動乎四體威儀之際，而有得，有失，凡此皆禍福之將至，而其理之先見者也。如禎祥之出，與蓍龜所見之吉，四體所動之得，此福之將至也。妖孽之出，與蓍龜所見之凶，四體所動之失，此禍之將至也。特人心為私歎所蔽，故不能知耳。惟至誠無欺之聖人，而有以全其內境，虛明之本體，故于福之將至而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待善既至而後知也。于禍之將至而不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俟不善既至而後知也。夫將興之禎祥，將亡之妖孽，與蓍龜之吉凶，四體之得失，皆鬼神體物之所為也。是知來莫有過于鬼神也。惟聖人之至誠，亦能知來如鬼神焉。

誠者自成也 全章

真實無妄之謂誠。而天理之實與人心之實，皆所謂誠也。是誠也，皆乃物之所以自成也。天地也，與凡天地中所有之萬物也。人也，與夫人所為之事也，皆所謂物也。言誠為物之所以自成也。則其實理無物而不在，而人之心當無往而不實也。實理根于人心，而散見于日用云為之間，則謂之道。是道也，乃人所當自

行○而○非○他○人○所○能○與○者○也○何○以○言○之○凡○有○一○物○則○必○有○一○物○之○終○始○不○自○始○實○理○之○至○而○向○于○有○也○終○不○自○終○實○理○之○盡○而○向○于○無○也○如○有○生○之○物○必○得○是○實○理○而○後○有○是○物○無○是○理○則○無○是○物○所○為○之○事○必○有○是○實○心○而○後○成○是○事○無○是○心○則○無○是○事○是○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也○此○可○見○誠○者○自○成○也○夫○誠○為○物○之○體○而○物○依○誠○以○立○如○此○使○人○心○一○有○不○誠○則○雖○有○所○為○之○物○亦○如○無○有○如○不○誠○心○以○為○孝○則○非○孝○不○誠○心○以○為○忠○則○非○忠○是○以○君○子○務○加○存○養○省○察○之○功○以○去○其○私○欲○之○偽○而○實○其○心○之○為○貴○也○蓋○有○是○實○心○則○全○是○實○理○而○道○之○見○于○事○者○無○不○行○而○有○以

成○乎○已○矣○抑○是○心○之○誠○非○特○成○已○而○已○也○亦○所○以○成○物○也○何○以○言○之○蓋○所○以○成○已○者○仁○也○仁○者○心○之○生○理○也○無○是○仁○則○人○心○以○死○天○理○以○亡○何○以○能○成○已○耶○所○以○成○物○者○智○也○智○者○心○之○神○明○也○無○是○智○則○知○之○不○明○處○之○不○當○何○以○能○成○物○耶○成○已○成○物○雖○有○內○外○之○殊○而○曰○仁○曰○智○則○皆○吾○性○之○德○既○曰○性○之○德○則○皆○具○於○吾○心○合○成○已○成○物○而○同○一○道○也○君○子○特○患○吾○心○有○未○誠○耳○吾○心○一○誠○則○仁○智○兼○得○仁○智○既○得○則○見○于○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矣○凡○事○皆○得○其○宜○則○是○處○已○處○物○無○所○不○宜○而○已○也○物○也○皆○于○是○乎○成○矣○可○見○仁○智○一○道○得○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

也。豈有得于仁而或失于智者乎。又豈有能成已而不能成物者乎。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而

發明誠者物之終始。是申說誠者自成也。以實理言。而兼人之實心在其中。蓋實理為物之終始。與實心為事之終始。一也。事亦物也。而實心亦所以存此實理也。故只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也。不誠無物。此物字專以事言。誠字專以心言。誠者物之終始。已該不誠無物在其中矣。不誠無物只在誠者物之終始。內抽出一端。以引起君子誠之為貴也。○誠者自成。與誠者物之終始。二節言理本實。而人當實心以成已也。誠者非自成已一節。言人能成已。則自能成物也。

故至誠無息 全章

有至誠之盛德。必有至誠之功用。是故至誠者。純乎天理之謂也。天理既純。則私欲不得以間之。而自無息矣。不息則自始至終。皆一誠之運。而能久矣。實德既久于中。則必微驗于政治之間。而為功業矣。既久于中。而微于外。則其微于外者。亦隨其中之所久者。而益悠遠矣。悠久者。氣象之從容。而不迫。寬裕而有常也。既悠遠。則教化漸被于海隅。德澤浹洽于人心。而積于博厚矣。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

不明但見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即是博厚。乃所以
 載物。而天下無不被其澤也。即是高明。乃所以覆物。而天下無
 不仰其光也。博厚高明。又皆悠久。即是悠久。乃所以成物。而
 天下無不各得其所也。夫博厚而能載物。則其博厚也。有以配
 乎地之博厚矣。高明而能覆物。則其高明也。有以配乎天之高
 明矣。悠久而能成物。則其悠久也。有以配乎天地之無疆矣。其
 功用之盛。有以配乎天地如此。夫豈假于強為哉。但見其悠久
 之積。而為博厚也。則物皆自章。不待見之。而後章也。博厚之發
 而為高明也。則物皆自變。不待動之。而後變也。博厚高明而悠
 久焉。則物皆自成。不待有所作為。而後成也。章者均齊方正。而
 粲然可觀也。變者於變時雍。而渙然新美也。成者各遂其生。各
 復其性。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分雖有曰。章曰變。曰成之異。
 然要之章則無不變。則無不成。而不見不動。亦即所謂無為
 也。夫聖人之治天下。有田里之制焉。有學校之設焉。有大禮以
 為民之節。有大樂以為民之和。有政以明示之。而又有刑以整
 齊之焉。何嘗隱而不見。寂而不動。漠然而無所作為焉。蓋其據
 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
 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

中庸卷二

中庸卷二

四

而無情者也。非若小智者之鑿智以自私也。亦非若霸者之憧憧于往來也。故曰：天地無心。而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蓋無心之心也。曰：聖人無為。而又曰：大聖人之所作為。蓋無為之為也。是天地有自然之化育。而聖人有自然之參贊。天地有無功之大德。而聖人有無恩之至仁。誰謂聖人功用不與天地並哉。所以然者。誠而已矣。誠則渾然。惟渾然則自然矣。誠則無物。惟無物則能物。矣。是故天地之道大矣。然要之可以一言而盡也。何以言之。彼其全體太極。無聲無臭。實有是理也。無極之真。曾有一之矣乎。陰陽五行。經緯錯綜。實有是氣也。二五之精。容有一之雜乎。其為物不貳如此。正所謂誠也。可一言而盡者也。惟

不貳。故不息。陰陽相禪。終始相生。或陽變而為陰。或陰變而為陽。元焉亨焉。則誠之通也。利焉貞焉。則誠之復也。誠復則生。之意於此。而專一翕聚。誠通則生。之意於此。而直遂發散。但見洪纖高下。飛潛動植。充滿于覆載之間。誰能測其所以然者哉。然究其所以誠而已矣。地惟誠也。是以地之道不惟博也。而

又厚也。天惟誠也。是以天之道不惟高也。而又明也。且其博厚高明者。又且悠也。久也。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天地之造化言。不以天地之形迹言。博者參差萬變。不可以一端求也。厚者根本

中庸卷二

四六

靜深愈出而愈無盡也。高者升降飛揚不可執滯也。明者清通
 瑩徹無所汚濁也。悠者往來不迫變化有漸寬之至也。久者始
 而有終；而復始常之極也。博厚悠久是地之道本於誠而極
 其盛也。高明悠久是天之道本於誠而極其盛也。惟其博厚高
 明也。則冲漠無朕之中而至著之象已具。惟其悠久無疆也。則
 迭運摩盪之際而至微之理自彰。則其生物之多也。當何如哉。
 今夫天以一處言之。斯昭之多耳。未盛大也。及其無窮而極
 其盛大也。但見日月星辰之象係焉。萬有不齊之物皆覆焉。今
 夫地以一處言之。一撮土之多。兩未盛大也。及其廣厚而極其
 盛大也。載華嶽而不見其重。振河海而不見其洩。以至萬有不
 齊之物皆載焉。然天地間至大者。又莫山水若也。而天地之生
 物皆在焉。今夫山自一處言之。一卷石之多耳。及其廣大。草木
 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耳。及其不測。鼉龍
 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天地至誠無息。而其功用之盛若此。
 知天地則知聖人矣。夫聖人至誠無息。亦有是功用。然則天地
 聖人也。同一至誠無息也。故周頌烈祖之詩有曰。維天之命。一
 元迭運而無頃刻之已。其所謂不已者。蓋言天之所以為天也。
 詩又曰。於乎豈不顯哉。文王之德。一物不雜而極其天理之純。

其所謂之德之純者。蓋言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夫天道固不已矣。文王之德之純。則亦不已焉。純即至誠也。不已即無息也。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如此。則其功用之盛也。宜哉。

大哉聖人之道 全章

率性之道。非至誠不能體。故以道屬之聖人。而謂聖人之道也。是聖人之道。其大矣哉。何以見其大也。蓋語大而有所不包。語小而有所不入。皆未足以言大也。惟道之為物。自其大者而言。之則洋。乎流動而充滿。飛潛動息。物至多也。而斯道之流行。有以發育乎萬物焉。包含徧覆。天至高也。而斯道之高大。有以

上極乎天焉。此道之極于至大。而無外也。然其所以大者。以其包乎衆小也。使於小者。未能充足。而有餘。則於大者。必有虧欠。而不足。故自其小而言之。則優乎大哉。禮儀如冠婚喪祭之類。其目有三百。三百之中。無一而非道也。威儀如升降揖遜之類。其目有三千。三千之中。無一而非道也。此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大無不包。小無不入。聖道之大有如此。然必待德性宏大學問精密。而能脩德之人。然後是道可行也。故曰。苟非至德之人。則其道終不凝聚于身。而為我有也。是以君子人也。知道體之大。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必尊德性以全乎心體之本然。

知道體之細。非粗淺之識。見所能悉。必繇問學。以極夫事理之
當然。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何如。蓋德性之中。萬理咸備。
自廣大也。私欲蔽之。則廣大者狹小矣。必加涵養之功。而不以
一毫私意自蔽。以致其廣大。徒致廣大而不盡精微。則流於空
踈。又必析理。不使有毫釐之差。而盡其精微焉。德性之中。一物
不雜。本自高明也。私欲累之。則高明者卑暗矣。必加涵養之功。
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而極其高明。徒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
入于清虛。又必處事。不使有過不及之謬。而道乎中庸焉。心具
天性。有本然之良知。所謂故也。故者不溫。則有遺忘之失。必有

以溫之。而涵咏之味深。然義理無窮。又必于溫故之中。而自知
其所未知焉。心具德性。有本然之良能。所謂厚也。厚者不敦。則
有放逸之患。必有以敦之。而持守之力固。然節文無限。又必於
敦厚之外。而日謹其所未謹焉。夫致廣大。極高明。與夫溫故敦
厚。皆屬於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夫道體之大也。盡精微。道中
庸。與夫知新崇禮。皆屬於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道體之細也。
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能如是。則德脩
而道疑矣。既能脩德。凝道。則何往而不宜哉。是故居上位。則盡
為上之道。而不驕。居下位。則安為下之分。而不倍。國有道。時當

言也。則直前敢言。而足以興起在位。國無道時當默也。則叔欽
退默而足以見容於世。隨事皆善無往不宜。如此詩曰不昧事
理而既明且哲。所處順理而禍不及身。其即君子處上下治亂
而皆宜之謂歟。

發明致知內兼知行二意。存心是涵養本原。亦兼知行二意。
如致廣大溫故。是主理言。有知見意。故與盡精微知新反對。
極高明敦厚。是主事言。有行為意。故與道中庸崇禮反對。

愚而好自用

全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引夫子之言曰。愚者不可自用。而好自

用。賤者不可自專。而好自專。生今之世。當循今之道。而欲復古
之道焉。如此者。為逆理犯分。而裁必及其身者也。即夫子此言
觀之。凡欲制作者。必有德焉。以立制作之本。有位焉。以操制作
之權。又有時焉。而值世道一新之會。所謂聖人受命而興之天
子。乃可也。非有德。有時。有位之天子。不得議禮。以定貴賤親疎
相接之體也。不得制度。以辨宮室車旗服色之品也。不得考文
以正聲音點畫形象之差也。試以今時驗之。自見矣。當今天下
制作大同。以車言之。造者非一人。而皆同軌。以書言之。筆者非
一人。而皆同文。以行言之。行者非一人。而皆同倫。三者皆同如

此可見天下之人皆安其分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
焉無有于愚而自用者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
焉無有于賤而自專者也雖以夫子之聖亦曰吾說夏禮杞為
夏之後而文獻不足徵也無徵則人不信從吾學殷禮宋為殷
後而文獻猶有一二之存焉殷禮雖猶有存又非當世之法吾
於學周禮焉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之所用者也吾惟從周而
已矣然則豈有生于今而欲反古者

王天下有三重焉

全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謂夫君子之王天下也其事莫重於議

禮制度考文王者有此三重之道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
下之心志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天下之人皆遵道遵義會極
歸極而得寡過矣然所謂王天下者乃身有其德而又有其
時與位者也如時王以前其禮雖善然非其時而無徵也無徵
不足取信于人不足取信于人則人弗從之矣又如聖人在下
雖善於禮然無其位而不尊也不尊則不足取信于人不足取
信於人則人弗從之矣是以君子有三重之道必本諸身而有
其德有德則明而能知禮樂之情有德則公而能循事物之則
此德所以居三重之先也而又有時焉值改革之際有位焉操

制○作○之○權○時○位○兼○備○則○民○莫○不○從○而○自○有○其○驗○矣○於○以○考○諸○三
王○則○三○王○亦○此○道○而○與○其○已○行○者○無○所○謬○於○以○建○諸○天○地○則○天
地○亦○此○道○而○與○其○自○然○者○無○所○悖○鬼○神○至○幽○而○難○知○也○以○此○質
之○則○鬼○神○無○疑○而○幽○有○以○驗○乎○明○矣○後○聖○至○遠○而○難○料○也○以○此
俟○之○則○後○聖○不○惑○而○遠○有○以○驗○乎○近○矣○所○以○然○者○理○焉○而○已○矣
天○得○此○理○以○清○地○得○此○理○以○寧○鬼○神○得○此○理○以○為○造○化○聖○人○得
此○理○以○立○人○極○觀○其○覆○載○生○成○寒○暑○晝○夜○何○者○而○非○所○當○然○屈
伸○變○化○吉○凶○禍○福○亦○何○者○而○非○所○當○然○順○風○氣○以○開○人○因○時○宜
而○立○政○曾○有○一○之○不○合○乎○當○然○者○哉○故○曰○天○地○有○自○然○之○中○鬼

神○有○莫○掩○之○誠○聖○人○有○中○正○仁○義○之○極○又○曰○仁○者○之○心○也○鬼○神
之○質○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
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使○凡○制○作○之○出○自○我○者○未○能○精○粹
純○白○而○微○有○太○過○不○及○之○差○則○與○天○地○鬼○神○聖○人○不○無○彼○此○先
後○之○間○苟○皆○至○精○至○當○盡○善○盡○美○則○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故
謂○我○之○禮○度○文○章○皆○天○降○地○出○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
天○地○之○宜○亦○可○也○謂○我○之○禮○度○文○章○皆○神○設○鬼○施○可○也○謂○我○泄
鬼○之○秘○漏○神○之○機○亦○可○也○謂○我○率○由○舊○章○述○而○不○作○可○也○謂○我
斟酌○三○王○之○制○而○損○益○得○宜○亦○可○也○謂○我○立○百○王○不○易○之○大○法

而萬世無弊可也。謂後聖有作，必將因時補弊，有損有益，如我
損益于三王亦可也。蓋其無往不合者，理也。其不能一一皆合
者，天人所為，各有分也。先後所值，各異其時也。合而一之當
論其理，而不當論其迹也。必其迹之一一皆合，則于理之所當
然，反有不合者矣。所謂不謬不背不疑不惑者，意蓋如此。然制
作以知識為先知，見明則致用，精識趣高，則創業大。然則三重
之制作，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繇其知天之理也。天之理盡
於鬼神，知天之理，故制作合天之理。可以質之而無疑也。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由其知人之理也。人之理盡于聖人，知人之

理，故制作合人之理。可以俟之而不惑也。此可見心思必遊乎
性命，然後可以與論禮樂學術，必貫乎天人。然後可與言經濟
也。不然，則何貴于知哉。故此章所論制作盡善，正承上章居上
不驕而言，而居上不驕，自尊德性道問學中來也。問學而能知
新盡精微，則何天人之不知哉。既曰本諸身，則自該知天知人
之意矣。夫君子知天知人之理，而制作盡善，有以合乎理如此
則人其有不寡過者乎。是故君子動而有三重之道，則世為
天下道，如以三重之道盡于吾身，而措諸政事，是動而行也。行
則世為天下法，而無不遵其所行者，如以三重之道發諸議

論而布諸號令。是動而言也。言則世之為天下則。而無不遵其言者矣。是繇君子之道者。有異時而無異人也。以言乎四海之遠。則遠者悅其言行之廣。彼而有企慕之意。莫不仰其言以為法也。莫不慕其行以為則也。以言乎畿內之近。則近者習其行之有常。而無厭斲之心。皆則其言而與之相安也。皆法其行而與之相忘也。繇是君子之道。有異地而無異人也。此可見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以寡過矣。所以然者。以三重之道。盡善故也。向使君子之道。或不本諸身。而徵庶民。而未能不悖不疑不惑焉。則亦安能以致是哉。故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彼此皆善。無往不宜。則庶幾夙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矣。夫永終美譽。必本於無惡。無射如此。可見君子三重之制作。未有不繇於六事之兼備。而能行為世法。言為世則。遠有望。近不厭。而蚤有譽于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堯舜

全章

承上數章言天道人道之事。盡矣。於此復以仲尼之事終之。以見中庸之道。盡於群聖人。而集其大成於夫子也。意謂精一執中道。實始於堯舜。仲尼則遠而祖述其道。謨烈啓後。法莫備於文武。仲尼則近而憲章其法。天時有自然之運也。仲尼則隨時

變易而上律乎天時。水土有一定之理也。仲尼則隨處皆安。而
下製乎水土。夫堯舜文武天時水土皆道之所在也。仲尼祖述
憲章。上律下襲。則是於天下之理。巨細精粗。察之由之。無毫髮
之不盡。而自始至終。無頃刻之間斷矣。自其無一物之不盡者
言之。則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焉。自其無一時之間
斷者言之。則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焉。是聖人之道
直與天地同其大也。然天地之道。果何如其大耶。彼天覆地載
萬物並育於天地之間。而且性命各正。初不見其相侵害焉。四
時日月共道並行於天地之間。而且往來循序。初不見其相違
悖焉。其所以不害不悖者。蓋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判而為五
行。分布散殊。而各一其性。是其小德之川流也。此其所以不害
不悖焉。其所以並育並行者。蓋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統一
渾淪。而於穆不已。是其大德之敦化也。此其所以並育並行焉。
天地之道如此。天地所以為大也。聖人祖述憲章。上律下襲。
則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何以異於是哉。
發明 兼內外該本末。內以心言。外以事言。本以事之大者言。
末以事之小者言。外有本末。內亦有本末。蓋大而君臣父子。
小而動靜食息。而此心遂事為之主宰。管攝有是事。則有是

心故曰內亦有本末也。小德大德推入一層說乃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之所以然也。或問曰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此高下散殊不以物之形迹言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也。

唯天下至聖

全章

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謂夫唯天下至聖具生知之質為能聰焉而無不聞明焉而無不見睿焉而無不通智焉而無不知足以居上而臨下也。又自其仁之德而言寬焉而不狹隘裕焉而不急迫溫焉而不慘刻柔焉而不乖戾足以有容而能愛也。自其義之德而言發焉而不廢弛強焉而不畏縮剛焉而不屈撓毅焉而不間斷足以有執而能守也。自其禮之德而言齊焉而極其純一莊焉而極其端嚴中焉而無少偏倚正焉而無少邪僻足以有敬而不慢也。自其智之德而言文焉而各自分明理焉而自有條理密焉而極其詳細察焉而極其明辯足以有別而不差也。聖人於此五者之德充積於中盡事物之多而無所不該極天下之大而皆為吾有何溥博也。萬感俱寂杳乎莫窺其朕兆一源活潑取之不見其終窮何淵泉也。德盛於內而其出也又以時焉時常有臨而見其聰明睿智時常有容而見其

寬裕溫柔時常有執而見其發強剛毅禮之敬不施於可慢
人智之明不用於當晦之日隨其事之所至而應其理之當然
泛應曲當無少差謬也聖人之德如此果何以狀其德之盛耶
驗其發之時耶彼凡物之溥博莫有過于天也聖德溥博則如
天焉而他物之溥博不足以擬之也凡物之淵泉莫有過於淵
也聖德淵泉則如淵焉而他物之淵泉不足以方之也其充積
之盛有如此以其時出者言之則威儀之見而民莫不敬號令
之施而民莫不信政事之布而民莫不悅此可以驗其出之時
焉蓋時者當可之謂也使所出者有一之未當則亦安能使天

下之人皆敬之信之悅之哉夫以其莫不敬信悅者而極言之
蓋其發見當可而民皆敬信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
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
墜極天下之廣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莫不景仰其德而尊之
為君親之如父母而敬之信之悅之者有異地而無異人焉是
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焉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誠

全章

承上章大德敦化而言謂夫理原於造化具于人心而見于人
倫日用乃衆人之所同得者也人唯不免有偽妄之雜是以事

失其當心有所偏而與天地不相似唯天下至誠之聖人德澤
 其實故于五品之人倫而為天下之大經者則有以經綸之為
 父而慈為子而孝父子之相與也親而可以為天下之父子者
 取法為君而仁為臣而敬君臣之相與也義而可以為天下之
 君臣者取法推而至于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是能經綸天
 下之大經矣於所性之全體而為天下之大本者則有以立之
 至靜之中而無少偏倚萬感俱寂而一理渾然雖未見於事也
 而所以應事處物千變萬化而不窮者其理莫不包括於中是
 能立天下之大本矣於一元迭運而為天地之化育者則又有
 以知之蓋天地化育即大本之所自來而大經之所從出亦一
 誠而已聖人之誠與之默契其感而遂通者即其誠之通其寂
 然不動者即其誠之濩動靜語默運諸天地而不悖卷舒變化
 質諸鬼神而無疑所謂知化則善述其事者非但知之明
 而已凡若此者皆至誠自然之能夫豈倚著于思勉而後能哉
 經綸者道以誠行也立本者性以誠盡也知化則其誠之至于
 命也要之則至誠二字盡之矣至誠之所以為至誠者如此即
 此而觀之可見其人倫日用之間一慈愛之浹洽彼此相與之
 際一恩意之周流而肫肫其仁矣否則何以為之經綸曰經綸

則仁矣。私意不萌。而一性澄徹。物欲無間。而萬理空溼。而淵其淵矣。否則何以謂之立本。曰立本則淵矣。心存太虛。渾淪而無外。誠。通。造。化。廣。遠。而。無。方。而。浩。其天矣。否則何以謂之知化。曰知化則天矣。至誠之道如此。其妙未易知也。知之者其唯聖人乎。苟非有聰明聖智之資。而達仁義禮智之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而見猶滯于凡近。明非至誠之明。而知不免於推測。其於所謂經綸立本而知化者。何足以知之哉。然則至誠之道。其真可謂之至精至妙者矣。

發明 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此功用字。只作能字看。即所謂

至誠之道也。與前章以博厚高明為功用者不同。其淵之淵字。只當靜深字看。其天之天字。只當廣大字看。與其仁一例。不可謂淵即天也。即字與如字無異。語意若甲。肫。然其懇至。淵。然其靜深。浩。然其廣大也。首一節。備言至誠之道。肫。其仁三句。申明其意也。末一節。深贊其妙也。

衣錦尚綱 全章

君子之為學。自期固貴於高遠。用功實始於卑近。故此章承上二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致其極。而後已。蓋叙成德入德之序也。意謂為學莫先於

立心立心莫要於為己。故詩有曰衣錦尚絀。夫衣錦則文采外著矣。而必加以絀者。正惟惡其文之著。而欲事夫質實也。夫質實於有。而文忌於著。如此。是以君子之道。唯務實而不近名。重內而不事外。其外闕然。若無文之可觀矣。然有是美存於中。自然日著於外。終不可得而掩也。小人之道。則反是。專事表暴。外固的然矣。然無實以繼之。則亦日亡而已。而何足以欺人哉。其所謂闕然。而日章者。何如。蓋凡淡者。必易厭。簡者。必不文。溫者。必無理也。以君子之道言之。言皆平。無新奇可喜之言行。皆常。無奇特可驚之行。固淡矣。然其所言。雖平。而皆根夫至

理。所行雖常。而皆得其當然。雖淡而不可厭矣。收斂沉靜。而不騁。夫浮詞蔓說。質素坦直。而不事夫盛色美容。固簡矣。然其言寡而中。不害其為言語之善。貌質而恭。無損其為威儀之美。雖簡而自有文焉。不危激其言論。而於人無所不容。不峭厲其稜角。而於衆無所不愛。固溫矣。然事之孰是孰非。而胸次之涇渭。甚明。人之孰賢孰否。而鑑中之妍媸。自別。雖溫而自有理焉。淡簡溫。綱之襲于外也。不厭而文且理。則繇夫錦之美在中。而自著見於外也。所謂闕然。而日章也。夫君子立心為己。而其實之發於外者。如此。然則學者。其可不務實乎。其可無為己之心乎。

然其要所以闇然而能日章者則亦不徒有是真實心意而有是真實工夫也。使或不知當謹之地而盡夫下學之功則無以充其為己之心而卒亦歸于闇然而已。而何能以日章哉。故必知遠而在物之是非由近而在身之得失知風之在身者有得失由其所以自之在心者有邪正知邪正之存於心者雖甚微而見之於身與物則甚顯。知幾若此則知方寸之小實萬化之推輿一念之微實庶事之根抵。而所當謹者正在此也。知其所當謹者在此則必能自此而謹之。而可與入德。以馴至乎聖人之域矣。以入德之事言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蓋言獨之

不可不謹也。是故君子內省皆善而無一疚病於心始安。而畧無愧怍。此正君子之所不可及者。然其所以能如此。惟在於人所不見之地。而致其謹以過人。歆于將萌。所以內省不疚。無愧於心。而不可及也。此省察之事為己之功也。然此猶待動而致謹。未見其功之密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蓋言靜之不可不謹也。是故君子動固敬也。雖靜而不動亦必敬焉。言固信也。雖靜而不言亦必信焉。此則存養之事。而為己之功。益加密矣。為己之功既密。則德成於己。而化自有以及於人矣。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是故君子惟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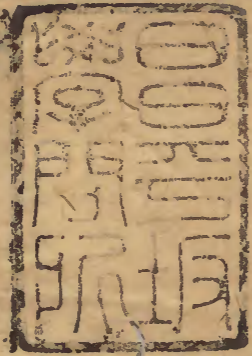
存養之功以造於成德之地。雖不賞以求民之勸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有所景仰而勸於善。雖不怒以求民之畏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若畏鈇鉞而不敢為惡。蓋有其德。則自有其效也。然是德日益以進。不以既成而遂已也。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可見德感深。則化愈廣。是故君子繇存省而造其極。該動靜而一于敬。舉一心之中。固無一念之不敬。舉一念之中。亦無一毫之不敬。靜焉而與神明俱動。馬而與造化游。蓋純乎天理之充。而絕無人欲之間也。篤恭如此。所謂惟德不顯者也。繇是敬德薰蒸。誠意感召。百姓遍乎爾德。萬邦於是乎作。

乎。而天下平矣。向使德之所造。未能極其深。則其效之見於人者。又安能若是其遠哉。然不顯之德。未易以形容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斯言也。其可形容不顯之德。非然。孔子嘗有言曰。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是猶有聲色者存。未足以形容其妙也。詩又曰。德輶如毛。斯言也。庶乎可以形容矣。然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也。詩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則微而又微妙。而又妙。其所以形容不顯者。至矣。盡矣。無餘蘊矣。夫進德而造於篤恭。至妙而入于不顯。則與上天同道。與

聖人同德而為中庸之極功矣。然非立心為已而盡下學之功。則亦安能以致是哉。

發明中庸一書。始之以天而終之以天。夫學所以學為人而始終以天焉。若天人一也。不天不足以盡人。故始以天命之謂性。自天而人也。終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則自人而天也。今夫天之高。其人以為不可及。則稱之曰。其真天人也。而中庸論學。始終以天。則以天人望人也。夫人皆可為天人乎。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之所以為大也。大德小德一以貫之也。一貫之旨。而曾子以魯得之。然則謂天蓋高而委之。

無羽翰而溺於糟粕煨燼。以自凡其軀者。豈其詰于耳目鼻口而不能自求其天於聲臭之外也乎。吾於是乎有感。



中庸二卷終

